

话说那年

HUA SHUO NA N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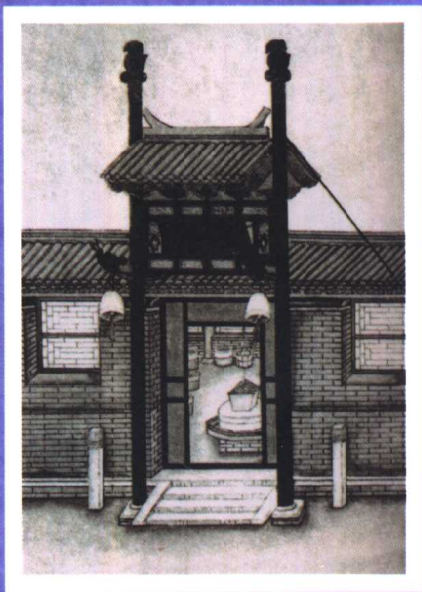
吴晓铃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主编 / 胡小伟
策划 / 好风

闲聊丛书



❁ 闲聊丛书 ❁

话说那年

吴晓铃 著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那年/吴晓铃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2

(闲聊丛书/胡小伟主编)

ISBN 7-5057-1451-1

I. 我… II. 舒…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626 号

书名	闲聊丛书——话说那年
作者	吴晓铃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
规格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0 万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451-1/G·112
定价	115 元 (全十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话说那年



吴晓铃（1914—1995）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和私人藏书家。辽宁绥中人。1933年入燕京大学医科，后转入北大中文系。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北大、清华、辅仁教职，一度应邀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主持工作。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及文学所任研究员。肆力于古典戏剧小说、版本目录校勘、语言、梵文及印度文学等多种学科，建树甚丰。八十年代后讲学足迹遍于东亚及欧美学术重镇，获巴黎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及印度国际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总 序

胡小伟

大约在友侪中薄具“聊”名，有了这个选题，朋友就非拉我“主编”，说也“抽抽你的懒筋。”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言笑宴宴。想来假此形式，各出机杼，济济一堂，也是一乐。只当做东，过一把“聊斋斋主”的瘾。但承诺是债，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一阵子。

“聊”(或“聊天儿”，“聊大天儿”)是京畿一带的词儿。东北人之谓“唠嗑儿”，上海人之谓“讲山海经”，四川人之谓“摆龙门阵”、“冲天壳子”，等等，都庶几近之。可见分布之广。其内容丰富而模糊，似乎包含着切磋、诘难、博闻、多识、捷辩、盘道、讲古、批评、议论、品鉴、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虚实结合”必要的方式。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述而不作，授以学官”兰亭雅集，还是论衡三教，鹅湖胜会，以至传承燧火之类，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迄清谈

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聊亦有道。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遑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古人云：“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古今谭概》序）可见自有一套学问。友朋相聚，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侃神聊鬼，达意抒情，化雅为俗，变俗臻雅，大雅力透象牙之塔，大俗直抵市井之区。聊者纵横捭阖，固然自得其乐，听者如座春风，不啻特殊享受，都是一种“化境”。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

难得的倒是闲。生活压力，都市节拍，信息社会，消费诱惑，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难以止步。善钓者会告诉说，激流边回水，瀑布下深潭，才是下竿之处。舒缓紧张，品味人生，静心养学，就需善自调剂，一闲对百忙。聊就是其中一法。

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所专非一，聊风各异。或睿智见长，或新异取胜；或禅机忽现，或单刀直入；或侃侃而论，或娓娓道来。对拈花示以微笑，当棒喝奋然醒悟，聆警句不觉深思，闻隽言报之捧腹，读者若有逸致闲情，把来一读，自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

目 录

天南履痕

话说那年·····	3
追忆栗成之·····	6
郑婴和《阿Q正传》的演出·····	10
记天行山鬼《义卖藤印存》·····	14
老舍先生在龙泉镇·····	18
老舍先生在西南联大·····	22
老舍先生大理之游·····	26
《热风》壁报上的漫画风波·····	30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	34
罗膺中师逝世三十七周年祭·····	37
罢教的风波·····	41
在昆明粉墨登场·····	47
老舍先生在昆明行迹补·····	52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57
北门书屋“史前”·····	61
余甘·····	65

香盖	68
思念故人李广田兄	72
中国俗曲研究第一人：李家瑞	75
“回向”周泳先兄	79
从文先生纪念	82
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祭	87
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李华德博士 ..	91
怀念滞在台湾的方师铎兄	95
宝岛飞鸿，益兴梦忆！	98

居京琐记

怀广福馆和“穆桂英”	103
寻广和居旧址感怀	106
可怜落照红楼影——危城追忆之一	111
北平的“白巡长”们——危城追忆之二	116
北平的“钱诗人”们——危城追忆之三	119
附：关于《危城追忆》的两封信	123
谏全聚德	126
斯人身后有余馨——纪念蔡启厚君	130
也谈“保护真古迹，少造假‘古董’”	136

“冬贮大白菜”引起的回忆·····	140
《老北京的生活》读后·····	143
金受申和金寄水——与邓友梅兄笔谈·····	148
周作人被刺前事——共小如弟切磋·····	152
写在钱世明书画展揭幕前·····	155
梦忆共读楼·····	157
我与北大图书馆·····	160
明日何其多，今日何其少·····	165
平伯先生纪念·····	169
近望舒祭日有怀·····	172
释“饽饽”·····	175
槟榔·····	182

域外琐谈

叶名琛与望海楼·····	193
会见英·甘地·····	200
净土·····	203
六松山庄·····	206
艾德林教授·····	209
耶诞即景·····	212
“齐天大圣”威震“玫瑰花车”·····	216
“云门舞集”新意浓·····	220

在旧金山看京剧·····	223
人生是缘（代跋）·····	227

天
南
履
痕

话说那年……

话说那年是1938年的11月，我在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国文学系做助教，突然接到我的老师罗莘田（常培）先生用“恬厂”的别号寄给我一个明信片，只有寥寥几句话：“旧店重张，盼速来！……”意云北京大学已经在昆明复校，这是我昼夜企望的消息，不由得喜上眉梢。原来，我在1937年6月毕业后，便留在母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做助教，只坐了一个星期的办公室，便爆发了“七七事变”，索居寡欢者经年，到1938年9月，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郭

绍虞（希汾）师关心我的生活，要我给他做助教，想不到才三个月，就得向他递上辞呈。感谢郭先生，他毫不迟虑地说：“到别处去，不准！到云南去，不留！”于是，我便和同班的杨佩铭兄（1966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自沉！他是位文字学家）。从天津走海路经上海和香港，再从越南的海防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经河内和老街、云南的河口、碧色寨和狗街子等地，于同年12月底到昆明。一直在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的中国语文学系工作到1942年的6月，整整三年半。

话说印度孟加拉邦的寂乡有一个世界闻名的国际大学，是印度人民尊称为“师天”的诗翁罗·泰戈尔创办的。大学设在少数民族山达尔族聚居区的森林边缘，故名“寂乡”。大学的研究生院有一个在印度唯一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中国学院，需要一个中国教师，条件是这个人必须懂得印度的一种语言。我在大学曾经从德籍教授李华德博士学过两年梵文，便应聘了，在1942年8月，和妻子石真告别云南，飞越驼峰，去了西天。一晃儿地客居了四年又半，直到1946年底才循海路返回北平，再也没有机会重访久萦于怀的云南，然而总是不禁油然而生思念之情。

话说“说时快，那时迟”，一晃儿离开云南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在1962年又到昆明旧梦重温。那是为了继续编辑郑西谛（振铎）师生前没能完成的《古本戏曲丛刊》，到昆明访书。当时由于热衷于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心情恶劣，什么雪泥鸿爪都没有去觅，说来未免后悔不迭！原来看到当年寄迹之地，不由得就联想起逝去的师友，于是兴致索然，怕去。应了那句“叹故人，青眼稀；觅旧题，苍苔翳”。实际上，故人青眼还是多的，和学长李广田、张书桂、傅懋勉诸兄的过从，都很愉快。当然，想到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等前辈宿草已久，也难禁歔歔叹息。

话说1962年到今年，屈指算来，一晃儿地怎么都过去二十二个年头了？川水之逝竟如斯乎！想不到我的老师们连一位也没有了，每有疑难，问学无从。更想不到连广田、书桂和懋勉都无辜死于“史无前例”的浩劫。这才想到应该把当年在云南的上不得史、入不得传的一些事儿回忆回忆，拉杂地笔记下来，名之曰《天南履痕》。

追忆栗成之

方龄贵兄寄来一张《春城晚报》，有龚达文口述、李荫厚整理的《滇剧泰斗栗成之》连载文章，引起我回忆起本世纪40年代初期在昆明的片段生活。

我是搞戏曲历史的。长期住在北京，很少接触地方剧种。童年时代是在“引滦入津”的滦河岸边度过的，看过河北梆子、唐山皮影和莲花落，仅此而已。至于外省的剧种，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滇戏？没听说过。

滇戏，在昆明竟迷上了我。

不单是我这个青年，连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位校务委员里的两位：梅贻琦和张伯苓都迷上了，至于教授们就更多了。我的老师罗莘田（常培）先生专治声韵之学，不囿于文献古籍，从调查活的语言下手，时出创见，为人所不及。他在云南开辟了兄弟民族语言研究的新路，当代许多专家大都出自他的门墙。他又着眼于民间曲艺和地方剧种，礼失而求诸野，独具只眼，写出了许多篇迄今仍为人们奉为圭臬的鸿文。他特别欣赏栗成之，曾经告诉过我：“说栗成之是‘滇剧的谭鑫培’，未免有些溢美。我觉得他和京剧的贾鸿林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余生也晚，乏缘欣赏谭、贾二老的表演艺术，但是对于栗成之的唱念特点，即吐字行腔很少用昆明方音，则很感兴趣。这可能还是有些云南同乡不很赞成他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扩大滇剧观众的范围，稍为向普通话语音靠拢一些，栗成之的实践是很有远见的。现在很多地方剧种都在这方面做了或多或少的努力，当然，要以不能丧失固有的语言风格为原则，不能乱来。

栗成之的表演方法，大家都赞扬他细致。这不错，罗先生把他比做贾鸿林，似乎也是根据这方面立论。说他细致，我看还未免抽象，不如说：他观察生活入微，从而在形体动作和面